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须一瓜 著

淡绿色的 月亮

作家出版社

经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淡绿色的月亮

须一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淡绿色的月亮 / 须一瓜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
2018.6

(精典名家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12-0097-3

I . ①淡… II . ①须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8795 号

淡绿色的月亮

作 者: 须一瓜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精典博维·肖 杰 马延利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5

字 数: 45 千字

印 张: 3.625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097-3

定 价: 3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淡绿色的月亮 ... 1

所有的判决，都是人生剪影（代后记） ... 89

淡绿色的月亮

—

不是谁都能看到淡绿色的月亮的，它只是有的人在有的时候能够看到。

芥子在那天晚上看到了。她是在钟桥北的汽车里看到的。桥北到机场接回了回娘家一周的芥子。然后，他们停好汽车，手牵手开门进屋。桥北在开门的时候，顺势低头吻咬了芥子的耳朵。

保姆睡了。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能发亮的物件都在安静地发亮。玄关正对着大客厅外的大落地窗，阳台上的风把翡色的窗帘一阵阵鼓起，白纱里子就从翡色窗布的侧面，高高飞扬起来。卧室在客厅侧面隐蔽的通

道后面。

芥子的头发还没吹干，桥北已经在床上倒立着等她
了。说是倒立健脑，桥北还有很多健身的方式，比如，
每天坚持的两千米晨跑，周末三小时的球类运动。桥北
无论生活还是工作，都充满创意。比如，做爱。近期，
桥北在玩一种花生粗细的红缎绳。芥子叫它中国结，桥
北不厌其烦地纠正说，叫爱结。红缎绳绕过芥子的漂亮
脖颈，在分别绕过芥子美丽的乳房底线，能在胸口打上
一个丝花一样的结，然后一长一短地垂向腹深处。桥北
给全裸的芥子编绕爱结的过程，也是他们双方激情燃烧
的美妙过程。芥子喜欢这个游戏。

入睡的时候大约是十二点。芥子一直毫无睡意，起
来服用安定的时候，她不敢看钟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她
第一感觉是谁在喊叫。有只一人高的小白兔站在她床
前。眼睛很涩，她睁开眼睛马上又想闭上，可是，她突
然打了个激灵，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是的，不是做梦，真的有人站在她面前，手里有刀！桥北不在身边。那人脸上戴着小白兔面具，白兔一只耳朵翘起，一只耳朵折下来；客厅灯亮着。芥子一张嘴就想喊桥北，小白兔一下捂住了她的嘴，刀尖差一点就要扎在芥子的鼻子上。芥子闻到那只陌生的粗糙的手心上的汗味混合什么的怪味。

小白兔的表情始终是得了大萝卜的高兴表情，可是面具后面的人挥着刀，手势十分凶狠：敢喊，我就不客气！喊不喊？

芥子慌忙摇头。小白兔用力捏了下芥子的脸颊，拿开了他的手，但刀没移远。出去！那人说。

芥子下床。她穿着冰绿色的细吊带丝质睡裙，睡裙长达脚面，可是胸口比较低，所幸爱结还在脖颈上，松松垮垮地吊着，芥子觉得多少掩饰了一些空档。

桥北在客厅，他被绑在一张餐椅上，一个带着大灰狼面具的人站在他身边。没有看到保姆。一见到芥子，

桥北就做了个没有食指配合的“嘘”的表情。芥子知道桥北要她安静、镇静，可是，芥子克制不住地颤抖，想哭，也想叫喊。小白兔晃了一下耳朵，大灰狼就过去拖过一张餐椅。大灰狼去拖餐桌椅的时候，芥子发现他是个不太严重的瘸子，不知想平衡，还是想掩饰，大灰狼用跳跃的方式行走。

大灰狼把椅子放在沙发前，离桥北四步远的地方。芥子被小白兔用力按坐了下去。大灰狼马上拿着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棕绳，要绑芥子。芥子尖叫起来，小白兔一巴掌就甩了上来，芥子噤声，转头看桥北。桥北没什么表情，似乎闭了下眼睛，还是要芥子安静的意思。芥子的一颗眼泪掉下来。大灰狼就把芥子的手熟练地反绑在后面了。桥北对芥子说，别紧张，没事，他们不是有困难，不会到我们家的。是吧？兄弟，看喜欢什么，你们拿好了，我们也不报警，只请你别伤害我们。

桥北的包、芥子的包、两人的手机都在沙发前的大

茶几上。小白兔示意大灰狼看好两人，他开始搜包，两人包内每一个夹层的东西都倒出来了，大小面额的钱、购物发票、优惠卡、会员卡、身份证、医疗卡、口红、粉盒、卫生护垫倒了一大摊，桥北的包竟然只有一个旧的电话本和一个摩托罗拉 V 998 手机，和两块电池；小白兔在一个夹层中找到五十元和包着它的一张发票；芥子的包内东西占了一大堆，可是，这一大堆里的钱只有两百多元。桥北现在使用的黑包不在。

芥子在想幸好把两千元钱给了妈妈，还有桥北的现在用的黑包肯定是落在车上了，这个是他已经不用的旧包呢。小白兔突然冲到桥北面前，一把掀起桥北的睡衣前襟：还有钱在哪！

桥北说，我也不清楚。包不是都翻了吗？三个手机你们都拿走吧，请把智能卡留下好吗？

大灰狼瓮声瓮气地说，这手机当然是我们的。还有钱呢？

小白兔面具的眼睛窟窿位置，射出非常阴冷的光。显然他是主谋。你俩住这样的房子，不是只有这点钱的人！快点！我没时间！

大灰狼面具的嘴巴窟窿，能隐约看到后面的人脸上有一副挺长的暴牙，人脸瓮声瓮气地说话，可能是想把牙齿遮盖得好一点，以至养成了习惯。他说我大哥一旦见了血，就收不住手了。你们最好不要让他见血。

桥北说，到卧室的床头柜抽屉里看看吧。

二

歹徒是凌晨五时离去的。他们在佣人房找到了被毛巾堵嘴、捆绑得快死过去的保姆。桥北说，他们大约是凌晨四时左右进来的。开门进来，钟桥北说他是在卧室卫生间听到客厅好像有异常动静，于是，走到通道观察的时候就和两名劫匪相遇了。月亮非常亮，西斜的月光

洒过阳台，透过白纱窗帘，照在沙发上。小白兔和大灰狼的黑影就突兀在沙发前。然后他们扑了上来。

歹徒总共得到了五千二百元现金，其中五千元是银行卡上根据密码到柜员机上连夜提的款；四万元航空债券，再过两个月到期；两个戒指、一条白金项链；三个手机，其中桥北的是才买一个月的商务通手机，价值近五千元。

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就来了。先是两个，后来来了好几个，乱哄哄的。芥子想想就想哭。警察分别给桥北和芥子、保姆做了笔录，不同的警察，问的问题差不多，但是，他们还是一对一对地反复提问、记录。警察似乎越来越怀疑保姆，有关她的问题，问得越来越细。

钟桥北和芥子离开刑警中队的时候，已经十二点半了。保姆要稍后问完。他们就先走了。也许受了警察影响，钟桥北也开始分析保姆作案的种种可能性，但芥子不想参与分析，她不想说话。就是不想说话。桥北说，

你怎么啦？

芥子小声说，很累。

两人到牛排馆随便吃了点午餐。桥北说，回家睡一下就好了。别难过。钱毕竟身外物。想开点，好吗。

芥子还是不想说话。桥北说，这案子你说能破吗？

一块牛排被芥子割得稀烂，她只是吃了一个煎鸡蛋。桥北已经明显感到芥子情绪低落。他动手用自己的叉子叉了一块牛肉往芥子嘴里送。芥子扭过头，不接。芥子说，他们比你个子小很多，其中有个人是瘸子。

桥北愣了愣，可是，桥北说，他们手上有刀。对不对？

芥子点头。

桥北是当晚七时的飞机。飞大连，有个展览会。他不知道芥子午睡也失眠，芥子当时尽量不动地躺在桥北身边，桥北打呼噜的时候，她悄悄爬起来，一到客厅，凌晨四时发生的一切又历历在目。歹徒是开门进来的。

她不知道桥北是和歹徒怎么遭遇的，她对她醒来的前面，一无所知。只是警察进门之前，他们说了几句。桥北说，我一看见陌生人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马上说，你们要什么就拿吧。我不反对，大家出来混也都不容易。桥北说，幸好我反应快，开了灯我才发现他们手里有刀！

五时许，桥北提着行李出门。三分钟后，他又回来了。他说，你情绪很差，要不我叫我妹妹来陪你？芥子说不要。芥子不喜欢钟桥南，桥南是那种直爽和无耻分不清界限的人。

你开门。

芥子把防盗门打开。桥北进来，放下包，用力抱了抱芥子。你行吗？桥北说，我不放心。芥子说，你走吧，我不害怕。你快走吧，赶不上飞机了。

芥子是站在窗后看着桥北下楼后，穿过后围墙被人图走近道而拆毁的铁栅栏，走到马路对面的停车场的。

桥北的确非常帅气，高大结实，开车的样子也像个赛车手。芥子站在窗前回忆，小白兔和大灰狼好像都和她差不多高，应该在一米六七左右。

保姆怨气冲天地煮了两份面条。她说她都快被坏人弄死了，到现在胳膊还在痛，那些警察案子又不会破，一直问我们有什么用啊。她把面条放在桌上，就翻起衬衫给芥子看她被捆得发青的绳痕。

芥子说，要不要涂什么药？保姆哼了一声，说又没破。那两个坏蛋如果抓住了，我要亲口咬死他！芥子说，收拾好了，你早点睡吧。昨天没睡好。

芥子临睡前又把门和窗看了一遍。都是反锁反扣好的，如果没人配合，外面的人是进不来的。可是，芥子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爬起来，想象凌晨四时的情景。她先到卧室的卫生间。桥北站在卫生间听到了外面的异常动静，然后，他怎么走过两米多的通道呢？客厅里站着两个陌生动物，其中一个还匆匆调整了一下

面具。桥北没有扑过去，如果扑过去会怎么样呢？桥北反应过人、孔武有力。可是，桥北没有扑过去，而是矮小的入侵者向高大的桥北扑来。

芥子开着灯，在沙发上久坐。保姆出来了，揉着眼睛说，为什么不睡呀，睡吧，没事了，你到自己房间把门反锁好就行了。要不要我陪你？

芥子忽然感到了真正的恐惧，谁是真正的敌人啊。芥子站起来，说，我没事，我这就去睡，你也睡吧。芥子连忙进了房间，把门反锁后又检查了两遍。整个晚上睡不好。

次日一早，警察上门请走了保姆。芥子吃过麦片，靠在沙发上竟然睡了过去，直到电话响起来。桥北说，你没事吧？

芥子想哭，可是她感到自己不想让桥北知道她想哭了。她说，我没事。飞机很顺利是吗？桥北说，很顺利，进城安顿下来太迟了，没敢去电话，怕吵你。芥